

命則是編也省已之龜鑑脩身之櫛括也其  
可少乎哉矧朱子式前群公繼後非炫寡陋  
所敢軒輊也書既成適吾父小泉翁致大司  
空政歸奉以請贊翁曰弘治間余為郎署目  
覩廟堂之上雍雍濟濟極一時之盛今老  
倦于文辭弗克殫述姑即是以傳焉可矣無  
何炫蒙詔起廢復官膳部辛丑二月至京  
八月吾翁見背號慟奔歸既免喪哀疚荒甚  
於是同年友袁子達為我重加采集涉獵群  
書增所未備前後共十二冊錄而藏之家塾  
焉若夫名賢尚遺未載者以俟後之君子嘉  
靖甲辰四月朔日

崇恩思德錄後序

閩叅省方山黃公蚤以萬言對策 廷賜進  
士一命為郎再命為大夫司馬子部夙夜在  
公勞勩宣懋 陛下嘉錫兩贈厥考如其官  
妣晉宜人 龍書錦軸草木流輝 睿藻玉  
音丘隴增耀於是大夫恭念沛恩有赫其臨



仰思遺德祿養不逮迺哀集 勅誥四道附  
以誌表名筆諸文曰崇恩思德錄虛窓陳公  
既序于前復徵炫序于後曰於戲斯錄也  
昭代之彝章黃氏之盛典也是故樹勲勵忠  
揚訓敦本並榮成孝垂裕貽謀匪直立範于  
家寔可傳之天下矣夫人臣之都好爵者親  
成之也既獲于君必益思顯親焉人子之永  
令名者君畀之也既遂于親必益思報君焉  
炫嘗讀詩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能

孝而嗣必孝也是故天被爾祿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後昆盛矣何莫不原於明德也乎江  
漢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言召公受策而稱  
美命也又必作召公考勒于尊敦矢其文德  
感頌之極也古之人顯親而報君類如此夫  
梅源翁孝友侗儻積功累仁程宜人端貞嚴  
重執禮陳詩備見于 天語耿乎千載不磨  
矣方山公在閩三年博大以基之弘毅以出  
之明允以濟之介默以操之士悅民安吏畏



狡伏所以體國而昌于宗者何其至哉他日  
恩寵所被上及三代將不止如斯編而已詩  
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易曰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脩丁巳而迓于天君子也夫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九



江先生集卷第二十

不肖男世璧編梓

碑文十首

福建都指揮使司題名記碑

福建都指揮使司開府晉安洪武八載寔惟  
經始載拓載脩規制益弘而肅仕于斯者謝  
公玉柱而下如干人其名氏未有會萃而書  
之者非缺典歟乃都閩仲公崇道田公仲實  
雄材雅度秉篆建麾協恭王事出其餘力



卷三  
石  
伐石礮碑立于帥正之堂命曰題名標爵紀  
氏爰自國初迄于今日悉無遺漏可謂難矣  
嗚呼閫司兵寄也而階衡乃右藩臬 皇祖  
基國廟謨垂憲至深遠也是故省之大政無  
有不與聞者而其治也行伍欲充糧餉欲給  
擊刺欲習番戍欲時營田欲稽城堞欲固械  
器欲精烽堠欲聯訟獄欲明姦寇欲絕責任  
不既重矣乎夫人盡職焉而已爾是故事  
君必忠處僚必和接友必敬率屬必端馭下

必恩待吏必威律已必嚴蒞政必勤存心必  
公簿書必慎夫斯于官守也無負爾矣諸名  
氏之登于石不朽在茲乎否則後之人將有  
指而議之者可不懼哉即以余所知者而言  
如趙公圭之剛直忠厚王公勝之孝廉勇畧  
錢公輅之躬翦強寇武公成之累立戰功德  
猷炳著在人耳目如新興感而起豈無其人  
乎仲田二公汲汲圖惟于此久大之方從可  
知矣炫不佞謹為之記云



迎龍橋碑

龍巖漳屬邑也門西出有里焉曰龍門里兩山夾溪而下曰龍門溪跨溪而橋迎龍橋也俗呼西橋舊名筋橋又名虎渡橋曰迎龍者何嘉靖癸巳新宏厥制而名之也是橋也通衢孔道莫詳所始洪武丙寅則周丞尚文建也宣德辛亥邑人知府王子源再建焉正統乙丑圯于水王子復修之弘治間陳令熙嘗葺焉癸丑復圯于水橋遂廢餘三十年為嘉

靖丁亥憲副陳子和倡而起往來始弗癘涉又五年壬辰燬于火乃今相厥水勢移上流二十許丈而鼎建焉建之者誰分巡僉臬梁公邑令陳侯也蓋橋初燬灰燼一空工鉅費殷陳侯泣視而歎曰時絀舉羸夫民之恫也余弗敢緩也于是邑庠文學陳生裕郭生端魏生杲王生宗殷毅然言于令曰斯役弗可已也請躬其勞顧財力無所出奈何令則言于梁公公曰是真弗可已也夫余貞憲一方



罔非余責者况先王體國經野道路川梁政教攸繫余可坐視邪乃給百金下令曰余茲始事爾有司百執事終焉圖之令喜甚曰允哉弘濟公之惠也復捐俸以率之民尚義者翕然而聚四生為之營度匠者獻巧工者獻能不數月而橋成焉煥美鞏固可垂永久矣為醜水門者六為石址者五為崇堤者二大約費五百金民不知擾東隄創亭曰迎龍鑿池一泓墾田五畝皆為橋設也忭舞載塗邑

人大悅教授揭子昇教諭林子璉介高生無書謁余曰梁公肅而又陳侯介而敏式共承之以底斯績也願記于石夫昔人以山水融結為龍君恩為龍詩曰為龍為光士之登科者曰攀龍是故龍者文明之象也龍巖山峻水駛風氣久閱開發之機于茲焉始見乎嗚呼橋徙而名立吾知宦斯必受九重之恩生斯必鍾扶輿之秀為士者應時而出為國元臣顧不偉歟然則迎龍云者亦豈偶哉是



故巡臬邑令之功不可忘也梁公名某字某  
廣之順德人陳侯名某字某浙之海鹽人諸  
有功而未備者列于碑陰

南察院重修碑

八閩會省福首郡焉 殿中侍御史歲奉  
命來巡于茲厥涖事行臺有三曰南曰東曰  
西皆曰察院惟南則前臨郡校左擁仙山高  
明爽塏嚴密雄曠貞度肅寮寔稱攸宜先為  
貢院院遷為巡撫公署由成化來則巡按定

居焉嘉靖庚寅犴獄變興議者或曰風水非  
良遂徙治于舊市舶所而院廢矣癸巳之秋  
巡按御史筆山方公至周視而歎曰夫華矣  
漶而弗統迫於市廛注弗輯是奚可執法者  
之居乎乃視南院則又歎曰是奚不可執法  
者之居乎夫風水吾儒所不論而人事盍求  
諸已也已乃屬諸郡守胡子有恒亟圖改復  
而命候官簿葉文蔚專董之發帑集材尤物  
鳩工于門于堂于廡于室于齋于庖于亭榭



咸一新之歆者正朽者堅鬻者完黜者聖有  
崇其墉有節其宇乃郡守則承督有方日往  
省畫弗侈于前弗勞于下弗費于公而院還  
舊觀焉又于堂之東隅為卷屋為胥吏舍西  
隅為試官房若干楹大門之內東折而入為  
廳以祠土神西為亭經始于冬仲之望越明  
年甲午春仲落成于是邦之人咸頌曰我公  
之始至則聞燭幽點墨恤隱興善丕植憲體  
矣而茲臺尤惓惓焉豈非以振紀綱端風化

其地之不可苟哉夫臺已就廢而公復起之  
貞明之道有足徵焉郡守爰述公意俾炫也  
記歲月于石炫不佞拜手而言曰夫自巡狩  
之典不行而繡衣直指之名出今之巡察糾  
邪馭正廣耳目代賞罰厥任至重亦至難也  
是故一身之勞逸一方之安危係焉一心之  
喜怒萬民之休戚關焉必也于高明則思大  
乎吾觀于爽塏則思惇乎吾本于嚴密則思  
約乎吾履于雄曠則思擴乎吾量夫然後威



立政舉雷勵颺動君子佩愛小人畏刑名之  
曰御史之臺誰曰不然是役也藩大夫屠子  
僑張子欽王子浚張子鉞陳子子直程子旦  
胡子松臬大夫徐子乾羅子英潘子潢陸子  
銓劉子案諸子偁僉贊其議惟允陳郡判璿  
姚郡判一和葉郡推經閩候懷黃尹鵬陳尹  
如綸沈尹應徵從事惟謹皆宜書云

閩督學東泉姚公生祠碑

楊子曰為政有幾曰思斃或問思斃曰昔在

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  
棠其思矣夫思也者合千人而協歷百年而  
遠利莫能誘刑莫能怵來不可禦去不可追  
孰為之哉蓋公論則然也是故漢之石慶相  
齊唐之狄公刺魏州宋之張安道帥屬民咸  
立生祠焉事以義起其來久矣閩督學憲副  
東泉姚公去閩今二十餘年士子思慕之心  
恒切乃嘉靖乙未之秋四庠諸生張萬里姚  
士元陳鶴王文昭林焯輩胥言于大巡察補



菴白公曰昔姚公在閩齊明博大夷惠剴直其教士也闡文體則式而弘也啓理學則迪而章也約操行則方而確也達材用則敏而孚也是故崇賢而書院建焉闢邪而淫祠毀焉特立古靈少穎勉齋之祀而衛道之義嚴焉屏斥林栗顏穢之主而匪人之戒著焉老成分教下邑而天荒始破矣瓌奇亟加獎予而名流輩出矣他如考校明若觀火而品題若盡其平生惠而不費則貧有所賴威而不猛則狡無所容養蒙則設社學敦化則習古禮籲俊則廣場屋正訛則序典籍此皆公之功也是以一時之士濯磨勸勉勃然而興閩之人材大邁徃昔科第蜚英多公門之桃李也興泉舊乏春秋建汀原鮮易學今則咸彙進而登庸矣故公之德教澤于閩人者至深也唐之觀察使常公衮 國朝督學僉事游公明興學造士並祀一堂以公視之殆不多讓諸生輩願得俎豆公于學舍以繫千載之



思焉白公曰嘻爾多士論則至公予奚違哉  
夫憲學厥為文宗必身端範立政行教成嚴  
畏仁愛公服明別斯兼舉為難也乃詢之藩  
大夫屠公僑張公時徹胡公宗明吳公大本  
臬大夫徐公乾沈公教陳公良謨朱公觀諸  
公併陳公迨錢公世賢王公庭孫公翦僉曰  
然巍哉姚公寔克舉之作人之功于今為烈  
焉乃檄下于郡郡守胡公有恒曰此有司之  
責也抑景哲我公久矣而可緩乎復白于巡

察公即員明廢寺之址中為堂以祠公前為  
門為儀門後為寢閣兩翼以廡幽邃高敞弗  
侈弗勞瞻者起敬青衿肅入儼若公臨之在  
上焉可謂盛矣董其役者秦邑簿廷譽而郡  
倅胡君瑞陳君璫楊君嘉慶閩黃尹鵬候官  
陳尹如綸懷安孫尹一理往來程督胥有勞  
焉林子炫曰夫可傳者道也可慕者德也可  
昭者功也可感者義也惟公道傳于一方者  
正也德慕于君子者醇也功昭于樹人者大



也義感于悠遠者貞也今日之祠上下人心  
翕然以順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雖東方  
之思周甘棠之思召不是過矣大巡公振紀  
肅憲事罔弗重也而特可之者風而揚也藩  
臬贊之罔後者寅而廣也郡侯承之益勤者  
觀而度也炫昔以蒙雅荷公之教老大無成  
門墻有愧屬奉郡侯之命為記祠事之始如  
此嗚呼勒之貞珉者所以刻之人心也夫固  
弗得而誼哉公名鏌字英之浙之慈谿人弘  
治癸丑進士以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致仕  
家居崇勲偉績他日國史書之必詳茲弗敢  
贅云

重修通都橋碑

建州居閩上游諸溪之水滙于城西下合東  
溪入海厥西南跨溪有橋焉通都橋也舊名  
平政古有浮橋宋乾道守陳俊卿始易以石  
淳熙守梁克家慶元守張叔椿嘗修之元庚  
子燬于兵我 皇明洪武戊申指揮沐英累



石為址木梁而覆以屋都指揮施春師祐戴  
葺之永樂十年悉圯于水都指揮侯鏞守徐  
信乃仍建浮橋為舟者七十焉然洪流迅湍  
舟楫車馬往來衝擊覆溺之患所未能免正  
德己卯巡察侍御周公鵠議復石梁嘉靖壬  
午侍御汪公珊始克事事丙戌侍御楊公瑞  
分巡僉臬伍公希周守張君大輪協謀以濟  
石橋告成厥功偉矣甲午水復圯其三址行  
旅病涉時則郡邑白于侍御太平筆山方公

僉臬楊公麒公語楊公曰今夫弗圖後且益  
圯前人造之至我而廢奚可楊公曰然公乃  
下令曰其亟修之厥費則取諸寺租而食諸  
官以程同知伯祥綜其事夏六月于役冬十  
月畢工堅緻鞏固可垂久遠矣于是僉臬王  
公庭守夏君玉麟始至曰公之惠也民之利  
也宜托諸堅珉以記之走使山中徵文某病  
荒筆硯辭不敏不獲乃為記曰夫橋也有木  
焉有舟焉有石焉是故周造舟于渭舟也秦



卷三十一  
之渭橋木也漢之壩橋石也惟石也則星文  
瀉漢虹勢凌空匪曰壯觀寔貽永圖况建溪  
之水洪迅震蕩非石曷以與水為敵乎哉昔  
孟子譏子產不知為政而以徒杠輿梁為先  
顧後世有司視為末務者亦有之矣筆山方  
公寄激揚于一方持風裁于千里明以雪疑  
獄仁以釋逋負威以屏貪墨公以旌淑善傳  
之邦人者確乎爾也是故茲橋也非公之亟  
為修復而時弗失焉規畫精詳而公不擾焉

稽察嚴密而下弗病焉幾何而不胥以廢也  
哉嗚呼歷九載而橋成未七載而橋毀成之  
久而難毀之驟而易夫毀也存乎數成也存  
乎人皆不可不書以告于後之人俾後之人  
毋隳前績則斯橋之休耿千載而長存也夫

敬牧堂碑

候官陳侯作敬牧堂成告于林子曰茲邑之  
後堂也邑漢為冶為東候官隋省入閩唐更  
置西北江澣貞觀復省貞元復置蕩于巨浸



乃移今治厥後省置弗常宋元仍為候官入  
我 國朝因之為赤邑寔當郡會之衝嘉靖  
癸巳如綸奉 天子命來知是邑事顧堂宇  
類多傾圯甚或莫蔽風雨乃憫然歎曰豈其  
為身之逸圖夫宣上仁達下隱罔非斯出也  
而燕陋弗治如百里何爰尋舊牒則知前尹  
張君烜已慮及此請于巡察東厓虞公守愚  
業許之矣亟走白于巡察筆山方公涯公曰  
可哉肅瞻儀平軌度弗容緩也然時窶費殷

力涼調重厥用取諸帑金厥役食諸官遂肇  
事于甲午季夏越明年未訖工今巡察補菴  
白公賁至復發帑金足之乙未仲冬落成計  
費金以兩計者一百七十有餘焉是故敬牧  
堂成其間五聯以穿堂東西廨舍門樓吏舍  
所增飾者前堂贊政廳大門儀門土神祠中  
明旌善亭二庫藏一舊吏舍十焉規制斯備  
矣且是役也憲副陸公銓郡守胡公有恒蓋  
始贊其議而一時在位宣政提刑藩臬諸公



諸郡大夫胥督率之以底于成焉願吾子記之以詔于後人林子炫曰夫吏茲土者非一人矣方鞅掌于戴星之勞而製錦之室漫弗知重也舉百年之廢典成一邑之偉觀非陳侯其疇能之抑陳侯善為政哉夫敬者德之輿也牧者愛之藪也德以立敬愛以廣牧惟牧能愛惟敬能德愛者德也德者牧也夫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敬牧之謂也吾聞陳侯濯瘼煦寒簡靜平易不困于簿書不尚乎刑罰故和風暢達惠澤旁流興是無難也即不知古之循吏何以加諸嗚呼敬牧之旨自侯發之亦惟侯允蹈之後之君子其尚念之哉侯新治甫畢三載奏績膺召入朝其必推一邑之仁而仁于天下乎炫不佞敬記于石侯字德宣蘇之太倉人起家壬辰進士寮佐陳丞賓葉簿文節亦與有其勞者例得以附書

福清修復南河碑

福清巨邑也厥南有龍首河舊名鹿角溪蓋



西受諸山之水迤邐而南東放于海潮汐往來直邑之衝有橋二焉北橋四址中為洲居民十數家南橋十有四址橋首有亭翼然初水由南橋而行風氣凝固形勝完美寔生哲人厥後亭燬河漸淪徙水行于北勢如覆弓且近城郭移鬻弗常識者病之嘉靖壬午省菴陳尹迨始創修復工甫畢會擢御史去癸巳朱尹冕繼之時則頗煽浮言虞害其私巡察侍御筆山方公涯僉憲諸公偁乃躬蒞相度辨利害黜譸張曰河必當復也已于是置石堤導水而南事既就緒浮言亦息明年甲午邑士登科元魁聯出論者歸諸山水之應氣運之還理或然也無何乙未洪水為災堤壞河又北流適省菴公擢閩僉憲至爰偕少叅懷古吳公大本苧村諸公白于今巡察侍御補菴白公賁曰斯民之願也河不復民患曷寧歟白公曰然毋棘毋徐惟永逸而利可矣乃屬程尹途經畫之植以勁木塞以巨石



亘以長堤屹若砥柱官不知費下不知擾河水南行塗人歌舞程尹具陳生浚狀介譚簿用走九曲山中徵林子記之炫惟茲河閔于昔而章于後徵于人而會于時要非偶然爾也夫河面邑學則宜環曲歡騰衆庶則匪訛之能惑也况人文之宣朗有鬼神之默相焉是故省菴既遷而復竟其績群公協心而咸昭于遠偉哉河之修浚誠不可緩矣繼自今位斯土者必周防之母隳前功生斯地者必謹視之母忘上德則被澤一方而休光垂諸千載矣嗚呼尚念之哉抑是役也巡察侍御蘇公信憲副陸公銓首允其議者郡守胡公有恒別駕朱君世忠胡君瑞陳君璿楊君嘉慶節推桂君榮胥贊其成者而周丞瀾陳尉釗與有其勞焉皆當特書義士而下四人奔集惟勤例得以附書云

清白堂碑

清白堂者何閩運之後堂也何名乎清白志



夢也明志也名之者誰都運景溪子黃子也  
何言乎志夢黃子夢也黃子曷夢之黃子正  
德丁丑來視篆于斯也堂之前若後若門若  
樓亦既新之矣是堂修于戊寅高爽靚素改  
觀焉未名也乃己卯六月之望黃子寢于堂  
而夢焉夢偉一丈夫揖之曰堂名以清白可  
時榕江林子炫在側丈夫曰林子宜記炫應  
曰諾黃子覺而喜且以為異遂名堂是故志  
夢也炫方有事于鍾山黃子過告之故曰奇

哉子速記之炫曰嘻信奇矣是故黃子之志  
也歟何言乎黃子之志蓋黃子則真志乎清  
白而夢之也夫清白士君子立身之本當官  
三叟先焉伯夷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聖  
于清也孔子白乎涅而不緇聖于白也漢之  
楊震四知郤金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不亦遺之厚乎清白之名始著其清白之衰  
歟今之入官恒樂崇逸職之運者每憚其煩  
而病其免不知財賦 國大務也大學卒章



卷十  
石文  
七  
拳拳理財之訓取之民不若取之商權鹽也  
非理財之一端乎而理財者固宜清白之是  
謹矣是故黃子之志也然世之清白于其始  
而終或難于其勉而安或難于其跡而心或  
難震也似矣曷與行孚乎昌密而無莫夜之  
投邪乃所願則學伯夷孔子也學伯夷孔子  
則終也安也心也盡之矣黃子名閱古字時  
準廣之東筦人起家壬戌進士由戶部郎至  
今官慤而毅敏而不流清白之操久而不渝  
故形之夢名之堂徵之文詔示夫來者之勿  
愧斯堂斯名也夫

重建武夷書院碑代文安公作

武夷五曲大隱屏山下舊有書院創于宋淳  
熙間子朱子文公辭江東使節賦祠祿居之  
講道所謂武夷精舍是也有仁智堂隱求室  
止宿寮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鐵笛二  
亭濱溪有釣磯有茶竈朱子自為叙及詩韓  
元吉為記淳祐間子在孫鑑知縣陳樵子一



修之部使者潘友文彭方置田以贍士咸淳  
間又建古心堂于其外元季悉燬于兵 國  
朝正統戊辰八世孫洵澍復建中堂祀公以  
黃文肅幹蔡文節季通劉文簡燾真文忠德  
秀配焉歲久傾圮正德戊寅巡按御史華亭  
周公鵬蒞閩道武夷拜瞻祠下徘徊歎惋若  
曰甚矣祠宇之敝如此何以崇德風學而勵  
世乎爰屬建寧郡守張君文麟重建之為堂  
為兩廡如故而崇廣加焉為儀門為綽楔扁

曰武夷書院前為樓曰極高明下為賓僚齋  
沐之所然稍視堂不相直山形地狹故也二  
亭左改大觀右仍晚對其經畫詳密多周公  
手授焉其屋宇不過高以避山風其簷牙梁  
棟去雕飾以圖堅緻其材伐之山為多其費  
公帑其役公徒民無毫髮之擾而書院告成  
嗚呼崇道之舉也盛哉朱子之道吾夫子之  
道也朱子之道明則吾夫子之道明也朱子  
之祠可廢而不講乎或曰朱子祠之國學祠



之天下其書院在建寧則有考亭有雲谷有  
寒泉湛盧若是武夷雖一廢也庸何傷而不  
知諸院皆繫諸一方人得至其門者或寡矣  
武夷山水名天下五曲又武夷山水之特秀  
者苟至閩孰不欲一至武夷苟至武夷孰不  
欲一至五曲而闖所謂書院乎書院為朱子  
著述之地遺踪故址觸理感心又孰不欲高  
山仰止思以聖賢之道自期而自勉乎然則  
武夷書院之建不可緩也周公嘗屬記於予  
顧予老且病無能發明朱子之道為可愧漫  
書此刻之貞珉以詒後學云爾

古田徐侯興學裕民碑

長民之政先禮樂而後簿書崇教化而畧刑  
罰夫達以理禁威以束強察以稽隱卑以悅  
上此四者一時功利誠近矣君子不貴焉知  
非道德以敦俗習經術以潤吏事者也是故  
漢史氏曰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所居殷富所  
去見思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乎然兩



漢四百年間傳循吏者又何其寥濶希遇也  
以余觀之叔季之世稱述治理大獲民心蓋  
空谷足音云今海內名爲循吏一夫得情千  
室鳴弦庠序章逢翕然頌美殆猶羣蚪之階  
浮雲絳螭之翼疾颺也豈不尤難乎哉桐湖  
徐侯綜文明經登科筮仕應宿而宰百里佩  
綬而蒞古田侯甫下車加志黌校弘業青衿  
月旦望輒肅衣冠敬謁先師炳薌于爐再拜  
者二退即講堂周旋升降貽矩五倫之教解  
頤經史之旨魚魚雅雅竟日罔倦諸生中穎  
秀者迪獎尤勤貧乏者資振弗怠嘗以本邑  
科第鮮少仰觀櫺星之門逼近市廛法庭湫  
隘非宜也遂以白金百餘兩廣易民地刈穢  
畚新爽塏端索乃作正門屏墉崇樹丹雘炳  
煌奕奕學宮廟貌孔嚴過者歆歎焉若夫創  
立里社以訓顓蒙政暇輒至其所爲之正句  
讀歌古詩示以趨伏之儀開以敬愛之端由  
是閭黨之間絃誦不絕童叟嬉遊有和平氣



象云雖然不特此也有夫棄婦而逋者姑訟婦以重典侯辯釋之三月而夫歸有父訟子不孝者侯杖其子諭其父懇懇憫導卒父子如初他如折薪却供賑荒有法催科無擾寇盜遠遁水口戍兵之不增福清糧價之不溢所以阜財育物衆瘼自蠲侯安輯之功不可誣也侯將報政邑博陳子一德胡子仕濂謂諸生曰嗟徐侯興學裕民之譽章章如是誠鴻士之遠猷哲人之玄造也匪文以紀之奚

勸乎於是弟子員趙旦林鎬余應麟陳昌言魏煒輩進而言曰古田自唐置令千餘年矣令之遺愛有碑者李公堪一人而已乃今見徐侯焉侯視我民真赤子也我民視侯真慈父慈母也請刻石于校舍之側以永侯之休焉乃曹誥林子白鶴圃居曰願畀之一言匪直徐侯之甘棠斯山川之光也已林子懽而起曰有是哉余昔卧九曲之陽則聞福清有徐尹者力抗中使采辦薰灼之勢騰牘巡察



諸司中使搖手戒莫敢犯巡察諸司義而予  
之豈即若侯也邪曰然林子遂不辭而記之  
曰侯名建字曰中浙之餘姚人也詩曰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徐侯之謂也夫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不肖男世璧編梓

記十四首

累朝恩命錄後記

自臣高祖而下逮臣炫凡五世踵受 累朝  
恩命之錫 誥凡二十有一 勅凡十有四  
以階曰文林郎四承德郎二奉直大夫二朝  
議大夫一通議大夫三資政大夫亦如之以  
勲一曰贊治尹而太子太保之贈文安之謚



諸司中使搖手戒莫敢犯巡察諸司義而予之豈即若侯也邪曰然林子遂不辭而記之曰侯名建字曰中浙之餘姚人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徐侯之謂也夫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不肖男世璧編梓

記十四首

累朝恩命錄後記

自臣高祖而下逮臣炫凡五世踵受 累朝恩命之錫 誥凡二十有一 勅凡十有四以階曰文林郎四承德郎二奉直大夫二朝議大夫一通議大夫三資政大夫亦如之以勲一曰贊治尹而太子太保之贈文安之謚



則臣祖既歿之 殊典也以封號曰孺人五  
安人宜人各二恭人一淑人四夫人三上世  
祖妣多被身後之贈獨臣母鄭躬受三品之  
封而具慶之榮寔自臣始此臣歡欣慶忭實  
百倍恒情者也謹因續錄之成僭綴數語于  
末簡於戲思 累朝之鴻恩則當竭忠以圖  
報稱念累世之餘澤則當朝夕黽勉毋忝於  
所生也臣既以自幸亦以自慙且因以自懼  
云嘉靖甲申春三月南京禮部儀制司署郎

中事臣林炫稽首拜書

靜觀樓記

劉子有讀書之樓曰靜觀林子過之問焉劉  
子曰吾其誦萬物皆自得之句也而獲我心  
而吾居僻市吾樓僻居僻生靜靜生觀故曰  
靜觀何如林子曰請言其觀劉子曰方吾之  
端素几凝清香四境闐寂賓客不來則觀乎  
窈然而上者隕然而下者峩峩然而峙者渾  
渾然而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或巨或細



或長或短或廣或狹或冷然而風或蒸然而  
雲或飄然而雨頃刻千狀雜然前陳目睫之  
下何莫非道乎吾接之不暇而用之無窮故  
曰靜觀何如林子曰大哉觀乎至矣盡矣然  
吾之觀異於是劉子曰可得聞歟曰子知夫  
心乎方寸之地爾妙神明之德涵虛靈之天  
亦有若窳然墮然戢然渾然者矣亦有若飛  
潛動植巨細長短廣狹者矣亦有若冷然蒸  
然飄然者矣吾反觀而內照之俾心與理游

物随心化心一太極也身一天地也抑不知  
物之為我我之為物則生生色色于吾前者  
祇見其贅耳奚假於觀乎子讀易者也易之  
觀曰觀我生君子無咎頤曰觀頤自求口實  
皆自觀也善觀者也劉子曰吾將以子之觀  
觀乎內以吾之觀觀乎外其庶幾哉林子乃  
錄其語為靜觀樓記

卹忠記

武宗皇帝以正德己卯三月南巡狩時議洵



洵大臣間有止之者弗聽于是翰林修撰舒  
芬輩七人吏禮兵刑諸子部行人司合同官  
百七人暨工部員外郎林大輅輩三人先後  
伏闕下力諫大畧謂陛下守祖宗之業  
今天下騷敝災異迭出修省恐懼猶日不遑  
奈何輕信姦臣江彬極意遊觀臣等恐變生  
在內則欲歸無由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且  
車駕所經道路騷然父子夫婦離散雞犬不  
寧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極和

上意未回于是郎中黃鞏陸震員外郎夏良  
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又各抗章獨諫醫  
士徐鏊以醫諫指揮張英以死諫疏入先  
帝震怒俱令跪午門五日人褫衣杖三十杖  
者五則易一校為首者謫外餘皆奪俸半年  
獨諫者人杖五十下獄罷職死于杖下者十  
有一人鏊英編戎籍先帝亦自是悔悟為  
輟南巡至于八月始討江藩罪人而出焉禮  
部員外郎馮君伯清百七人內之也馮君



時為祠祭主事體素羸弱受刑之日昏憤氣  
絕家人曳歸飲藥乃蘇伏枕數月肌膚始完  
而血脉中傷頓成痼疾君猶勉起服官政庚  
辰冬轉主客明年正月前疾復作竟不治某  
月某日也嗚呼悲哉 今上皇帝嗣統之日  
即詔寰宇申諸臣之忠死者贈祭廕叙又用  
言者于諸臣加俸旌之馮君卒後時不與斯  
二者 特令有司賙恤其家給食米若干石  
恩至渥也其孤秉儀扶櫬南歸將刻文于石

以紀其事嗚呼方諸君子之諫余卧病山中  
聞之始而驚繼而憂終而悚然歎曰此我國  
家百餘年來僅一見者也諸君子于 國家  
養士之恩可謂無負矣然由今觀之諸君子  
亦盡其在我而已安能必 先帝之聽又安  
能知有今日之旌 先帝容諫于前 今上  
錄忠于後所以扶世教勵人心至矣 國家  
于諸諫臣抑可謂無負矣庸書此以為為臣  
者之勸云馮君名涇慈谿世家甲戌進士卒



之年四十有四也

遊西湖記

余夙慕西湖之勝恒以不遊為歎今年北上由江口直城達吳山湖岸一望得句曰雖少壺觴付佳景却無波浪在平途同年陳戶部台峰曰將以明日別于湖上同客為栢崖少叅也已訂王梅洲矣余過台峯曰余不入城達官貴人俱不見而事遊未安乎台峰曰何傷也固有故事余乃果往湧金門台峰迎余

登舟既則栢崖梅洲至舉酒相屬由湖之西而北至孤山四賢堂取冠服再拜小酌亭上四賢李泌白居易林逋蘇軾也至岳廟再拜廟前有檜高檜妻王銅軀反接而跪遊者多以物敲其面面為之壘缺或疑其妻衣露上體大褻余曰此不足以警奸回邪後殿塑公夫人若子若婦若女象于兩廡榜曰一門忠孝雖於禮經不合而益見好善惡惡出於人心秉彝之公如此右為公墓左右列墓二云



為二子前一檜樹人分其本至中五尺許橫以槎如跪狀亦奇矣墓枝南向信然墓上老梅亦甚古絕登遺象亭象刻于石一老者為武穆之後以宋誥二來觀其一高宗親書嗚呼檜不足責高宗親值國家傾危而一飛不能可用可恨也已過張憲新廟憲塚沒已久近得一碑于土中篆文張烈文侯之墓乃即其前廟祀焉其旁有二墓或曰亦飛將或疑憲墓不可見而此封獨高疑為後人所塋限諸

垣外明日又遊大佛寺登千佛閣兩日得詩八首

水雲居記

水雲居者水雲居士之所居也居士自金陵歸跼伏于瓊河之上蓋踰月而為園又踰月而為居踰時而居成又踰時而園成中為艸堂水雲居也左右二室曰定性曰求心後為軒曰梅花洞北有池曰受月植荷滿其中有橋跨而過之曰步荷西為樓曰靜樂堂之南



修廊數武曰捫腹處下為堦曰葵堦為徑曰竹徑為坡為萱坡為圃曰菊圃外為門曰寄隱而日加鑱焉面堂及旁隙地則雜植松栢蒲蘭橘柚榕荔數種此則居之大都也是故時雨過而紫翠生清風來而八窓啓遙岑月出萬籟自鳴寒潮不波霜淒而葉下此則居之四時也至於碧天如鏡雲影去來四無人聲惟聞鳥語既而夕陽在山漁歌互奮此則一日之景也居有古琴二有碁一局書萬卷

有茅筆簾牀香鼎茶竈此外無長物也居士或焚香而坐或列書而觀或開門而望山峩峩然或沿流而聽水洋洋然或呼童子提壺灌花汲泉煮茗或脫巾草字或倚闌賦詩客至或清談或鼓琴或奕碁村醪野蔌賓主盡歡此則居士之高興也夫斯居也不踰數畝居士乃自顧而樂之若與世相忘者豈非迂且僻而不自知其非者邪或曰子有取于水雲何居夫川上之嘆浮雲之喻吾夫子示人



切矣居士學道而未之聞克己而未之去前  
瞻于雲後顧于水豈不惕然而深省乎雖然  
水萬折而必東雲起膚寸而彌滿六合居士  
抑豈敢忘天下哉庸記于居以益勵吾志

滕氏歷世遺像圖記

甌寧滕氏其先河南鄧州內鄉人也宋南遷  
遂家于建為甌寧人元以前譜牒莫攷入  
國朝始祖諱旺字通甫配康氏生五子族岐  
為二惠州知府康監察御史祐東之良也西

族之祖曰乃生字子慶通甫君之季也贈禮  
部郎中配葉及黃皆贈宜人子慶生子員字  
尚默以禮經鄉薦官韶州同知轉祠祭郎中  
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死于王事焉配劉封宜  
人尚默生弘字可大補邑庠弟子員以禮部  
廢入胄監拜邵陽令配程可大生鏞字良聲  
游郡庠配黃俱早世良聲生澍別號素履素  
履生鶴齡字子仁遊學三山余得以為友者  
也一日偕莆士翁子宗祐造余草堂曰鶴齡



聞諸庭訓曰吾少有志績述前休中經家累弗果今遺書如山畀汝汝其念之又曰吾懼先世之潛德弗昭也摹列祖遺像聯為巨帙像之次有贊焉有誌焉有傳焉用識顛末佑啓後人然未有會而記之者汝其圖之語畢再拜曰願先生教之余辭不獲則告之曰今夫父兄之於子弟也童而誨之對偶長而誨之文章所以期望之者科第達官已爾其得科第達官也則為之喜其弗得科第達官也

則為之愠其子弟之自期自喜自愠也猶夫其父兄也而無望其子弟其躬為聖為賢者天下皆是也嗚呼惑矣天之生是人也畀之以理為聖為賢之具無弗在也使天之生人獨責之以科第達官而不畀之聖賢之具猶可諉也天畀之而人自負之無乃不可乎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其小而梏之也富貴利達一念之失害之也惜哉是故君子之訓其子弟也必望其為聖為賢毋徒



科第達官云爾雖然為聖為賢豈假他求哉  
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所以光榮其祖考  
父兄者為何如哉世俗趙孟之貴人爵之尊  
浮雲之過太虛耳子仁方潛心于性命之學  
其志業遠大未可量也余故告之以此且以  
勗諸其後人焉

惇菴記

太宰建安楊公揭惇于菴蓋志儆也言曰吾  
讀讀乎而一其機也吾汶汶乎而御其本也

是故事之禁于前境之易于外孰為之吾懼  
焉弗難難也弗易易也弗可可也弗否否也  
慎而探之睿而即之必求厥中以成于理焉  
而行之未始朝夕忘也斯惇之符也夫炫曰  
夫惇者思也思者聖功之本也天下何思淵  
乎微也孔子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是故思  
之又思之神明將通之靜則思虛焉動則思  
直焉達則思行焉處則思守焉惇之時義夫  
矣哉宰公之油然而謙光也毅然而剛正也



坦然而大也洞然而和也昔之秉銓而俛乎  
平矣刺州而俛乎治矣督文而俛乎範矣秩  
宗而俛乎寅矣度儲而俛乎節矣勅武而俛  
乎壯矣憲南而俛乎綏矣宰衡而俛乎賢矣  
茲也明農于野貞素粹履里閭化之所謂子  
弟從之孝弟忠信者也而弗忘于俛焉猶武  
公之日誦于抑也夫聖門傳心之學一貫之  
旨也學者不難于一而難于貫天下之通患  
也故孔子教人徃徃致謹于視聽言動取舍

進退之間下學而上達中庸之明誠大學之  
格致皆是道也若夫六經糟粕之論舍人事  
而趨簡徑外跡求心認欲為理已訑然肆蕩  
然狂決與聖人之道異矣於乎必如宰公之  
俛以至于無思然後足以盡天下之理足以  
繼聖門之傳也炫不佞乃僭為之記焉

迎旭軒記

旭者始出之日也詩有之曰旭日始旦是也  
夫日陽精也其體剛也其用明也君子之學



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蓋亦從其類也是故非剛無以致其心非明無以察其幾剛者勇也莫勇於顏子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明者知也莫知於顏子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法天道之健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所以養夜氣之清也夫當衆陰固伏之餘而忽覩初升之陽出于滄海之東麗于層霄之上光射軒窓之間而吾胸中晰焉如鑑止焉如水一塵不生萬感俱寂斯時斯境有不內顧而自樂者乎于以見君子之學焉候官宋子肇材嘗構屋數楹為讀書之所揭其楣曰迎旭嗟乎其篤乎為己之功剛以致其勇明以發其知為君子之學者歟宋子勉乎哉旭者在天之日也心者吾身之日也日也有時而食焉及其更也無損焉心也有時而蔽焉及其還也無失焉是故省存于幽獨之中格致于



事物之理求之必極其精操之必極其約勤而行之敬而守之夫然後無愧于心而旭之昭然明著不在穹空而在吾方寸中矣宋子勉乎哉吾聞子之大父拙齋先生向官地曹與先祖文安公交莫逆文安公嘗言拙齋為人純雅古君子也吾伯父舉人之喪拙齋不遠數千里寔攜以歸雖家人輩不以告也蓋防俗忌焉耳及舟抵于埧家人輩始知之而驚也拙齋之篤友義厚鄉情如此詎有他哉亦力乎善而已矣予因記迎旭之軒而併記之以示兩家後人當世講其好而見余之不敢忘也夫

榮隱堂記

新都佳山水東北邑曰北野今績溪也乳徽二流合離如績風氣完闕寔鍾畸人高年而隱者曰屏嶼胡隱翁夫隱翁也者天地屋廬也四時輿馬也萬籟音律也雲霞朋侶也芝木飯糗也芰荷衣衲也其靜也純兮若璞也



其動也混兮若濁也或扶筇于修林或盤礴于竒石俗執弗至門塵囂弗入耳人咸曰隱翁隱翁云吾聞叅藩大夫承菴先生翁之伯子也間語某曰走昔筮仕荷 聖天子推恩封吾翁為御史王軸龍章輝映草木烏紗豸服行樂丘園鄉人皆以為華也翁顧弗華之質直自抱澹寂無營猶夫舊也方走有閩之役懼無以為養乃面靈山而築堂奉翁居焉君子過之署曰榮隱上為樓用資遊眺曰極

高明翁日徜徉于是頗安焉願吾子記之為吾親壽某曰夫肥遯于閒曠之野之謂隱有其隱而無其辱者大隱也尊顯于軒冕之貴之謂榮有其榮而無其勞者真榮也是故隱則壽榮則樂浮游于萬物之表而壽于名者壽之壽也夷猶于恬適之境而樂于心者樂之樂也隱而樂者德也存乎已也榮而壽者時也繫乎天也畜于德斯違于時矣慎于已斯厚于天矣吾聞隱翁處于江湖鄉閭化之



敦乎有德人也承菴君宣猷薇省仁以煦之  
威以率之介以持之昭以理之閩之人有甘  
雨之仰而海內致台樞之望焉久矣夫非德  
之溥也而有是乎哉雖然翁暇而登樓超然  
有以矚其高也洞然有以納其明也斯足以  
極高明乎噫嘻高者必修其本明者必守其  
虛本者吾之氣也虛者吾之神也君子和柔  
其氣不為欲禁也冲養其神不與物離也則  
形從而神全矣是故壽而且樂也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又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隱  
之大而榮之真也夫

滄溪記

江南之水多稱溪焉蓋水之注川者曰溪江  
南多山故多溪也浦城居閩之北厥壤高山  
尤峻嶽水極清駛滄溪者其尤勝也隱士徐  
子居之徐子質而好禮和而弗華鄉之善人  
也吾友鄉進士曾子友之乃上春官歸道浦  
城徐子迎而告白君之鄉榕江林子子識之



乎曾子曰余之隣也徐子曰夫余之居滄溪也溪之樂余有也無以為溪報余欲溪之有聞于後世也聞之非文不可也余欲得榕江子之文子盍為我圖之曾子既抵家而休乃以徐子之使見林子于鶴圃竹梧深處曰走既諾之矣不遠數里而來意則誠矣且知重榕江之文也願毋拒焉林子一再辭弗獲遂援筆而記之曰夫水之出也澗于河澹于濟瀾于汶波于洛潛于漢澍于淮沱于江洵乎

過沙于灑瀆于汝滄溪之出也必有本焉徐子之樂是溪也抑能知水乎歎逝者之如斯利萬物而不爭也潤下惟功朝宗惟志聖人之心合乎靜也知者之好合乎動也是故水之德也盈而後進柔而無為浩而不屈勇而先赴量而克容通而罔滯清而蕩穢弱而難犯可親也亦可尊也可循也不可毀也可以樂機可以觀象天下之水皆然而况乎滄溪極清且駛者哉徐子借滄溪而隱滄溪借



徐子而光而余言又借滄溪而永三者相尋亦非偶也惟徐子毋忘斯溪焉可也

山屏洪氏祠堂記

林子竊喟夫世俗云崇榛與宇侈為居室者比比然矣先祠一椽片甍斲弗色與獨何心哉故士仕而歸克葺治祠舍以敬事其先者余輒嘉歎以為人所難能也何也仁以敦孝知以重本義以輕財禮以衍儀匪仁曷思匪知曷與匪義曷成匪禮曷定是故匪祠之難

難乎人爾乃莆南力壺山下洪氏祠堂林子聞之同寮霖原黃子曰懋官戚洪氏其先鄱陽人始祖諱原字道先行十一宋天聖甲子從其兄大理評事轉武德大夫受勅總戎福建因家于莆孝義里世孫中夫登馬洵榜進士歷河南知府國子司業曾孫溶御史大夫領鄂州制置兵馬使封裕國公溶之兄濤知興寧縣遷國諭溶之弟注荊州叅軍副使五世孫獻可邕州司法以文獻世厥家有如此



者至元七世祖諱光自惠陽徙南方號山屏  
稱山屏洪氏有祠焉在祖居之東蓋六代祖  
無蓋之第也壬首丙趾祀始祖下逮高曾歲  
久傾圮弘治元年戊申族衆改作己酉冬落  
成前為堂後為寢高二十尺深三十八尺廣  
如之且羸三及焉董事者挺相力者諸昆弟  
森柚橋樞也祭以其畝七十餘歲收租穀其  
石二百隸祠供祀厥後六世孫恂等又修寧  
海吉祥祠祀五代叔祖壽嘗造橋施田者修

柯山蓮峯祠祀十二代祖監稅八代祖宣義  
高祖徵士次第咸秩嘉靖癸巳孫子誠者致  
廣州判歸則又捐貲增飾之一新別創小宗  
祠于總祠之北以祀乃祖父堂寢庖庫重門  
周垣爰亦有祭田附焉霖原子者廣州之館  
甥也遂徵諸林子記之林子祖妣黃夫人霖  
原之曾祖姑也辭弗可記曰山屏之祠作于  
前而繼于後家於是乎嘗烝矣夫諏辰潔除  
犧牲齋盛采服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宗



祝道辭雍雍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尊敬者  
老比爾兄弟睦其族人結其親暱弭其百苛  
矧其諛慝合嘉好而億上下以申固其姓其  
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有事乎是故禮有本  
有文誠敬者禮之本也儀度者禮之文也苟  
誠敬弗中存則心志驕怠精神外越雖趨蹌  
灌獻而祖考靈爽判然與我不相關涉矣可  
不懼乎是故為洪氏之孝子慈孫者尚其惕  
然有感于斯而益引之于無窮也夫

榕江八友記

榕江子山人也嘉靖庚子秋拜明詔起家  
為膳部太夫束裝將出門忽夢有自稱江上  
丈人向榕江而呼曰子果哉行乎去我而趨  
魏闕乎榕江子默無以應也丈人指所從八  
友者曰若不念若輩也邪榕江子問八友者  
誰也八友前道姓名曰桃浪生松陰居士雲  
起子潮平野客野橋漫夫秋水叟雪亭老農  
烟海釣徒榕江子曰嘻是余嘗同放舟攜琴



者邪。同觀山濯足者邪。余尋詩獨步所與語而合者邪。垂綸江門一舉而連六鰲掀髯對余而大噓者邪。中夜指畫易象下階掬花六出者。煮茗啖我之老農邪。余釣罷訪友而論六物爛醉瞠目而不我答者邪。八友者曰然也。子也。昔日如我何我也。今日將如子何。榕江子曰。子之責我者是也。雖然。君命召不俟駕禮也。矧世臣義也。出處道也。余也。敢私吾身乎哉。雖然。吾亦籌之熟矣。子曰。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子姑俟我。烟雲水石之間。吾必有以藉手而見群。子是歲九月戊午榕江子林炫記。

兩川琴適記

昔不齊氏學於夫子。往治單父。拊絃鳴琴。身不下堂。百里皆治。夫民社之寄。朽索奔馬。政訟之集。棼絲小鮮。果清角號鐘。指擊之能。工落霞流水。操縵之盡。其妙哉。我知之矣。夫子詔之曰。舉賢者百福之宗也。如山淵然。弗可



極而度也陽晝語之曰若存若亡厚味之魴也母若陽橋然扱綸餌而棄也於是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樹於禮焉三事而益下三得而益親善書之而引肘也車驅之而尊者也故四肢佚焉耳目全焉心氣平焉百官理焉單父之治夫子稱之曰君子又曰不齊所治者大矣夫豈易乎吉水兩川歐陽先生績學懷珠明經振轂鸚飛上國鳳止海隅應宿而列郎官佩綬而宰閩邑始焉子產之

嚴威如烈火繼焉蕭育之課不對后曹侯曰治邑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小絃絙則大絃緩矣退食公所日取琴而調之閑邪納正宣和養素導情理性節氣怡心或鼓南風之曲或奏龜山之吟大聲濁以溫而弗誼也小聲廉以折而弗湮也由是通萬物而協四氣合神明而窮變化白鵠雲浮玄鶴庭舞何人心之不可感而政化之不可成哉是故寬以仁衆肅以濟時惠以阜生恪以承業仁



則不恫濟則不攜阜則不匱承則不違才行  
闡茂風抗其高式教迅揚胥應如響曾未數  
月名實昭于上下矣士有張永元稜者棲遲  
蓬嶠之中獨蒙騏驥之遇爰申頌章標名琴  
適傳之摺紳遂成詠和炫也不類敬掇斯篇  
以贊同志

恕齋曾公憲伯祠記

博羅憲伯祠祠恕齋曾公也公諱祿字汝學  
起家成化辛丑進士知武義縣擢御史浙臬

提刑副使弘治乙丑奉表覲賀便道過家  
卒年五十一公之子孫輩為公立祠先考少  
保康懿公為南少司馬嘗割俸以相其役且  
勗之曰祠成吾當記以見閩之遺愛云蓋先  
考舉乙卯鄉貢士時恕齋公寔巡閩監臨文  
闈條範詳慎遴選嚴明號稱得人而公貞憲  
肅度風裁凜然至于雪冤獄懲貪墨節冗費  
禁強橫匪立異以為高亦匪徇人以為悅故  
至今名察治者必首公焉嘉靖辛丑公之子



應琳走使入閩告康懿公曰祠成願公記不  
意康懿公已捐館舍越三載復書謂炫曰此  
先公之志也願卒成之炫哀疚荒塞之餘執  
筆隕涕何能文乎顧公之令名永貽先考報  
德弗替賢子孫孝誠彌篤紀其詳以示來者  
固辭弗可嗚呼公筮仕當國家全盛之日  
始而宰邑力平巨寇居言路侃侃八事納忠  
戚畹違禮彈劾弗避載巡于蜀綜文取士猶  
夫閩也蜀江竹木屬有私取病民者輒麗于  
法群吏悚懼天下方仰其大用而公不可作  
矣先康懿公家庭訓語往往舉公之猷行歎  
以為難及夫一家之景慕如此一省可知也  
閩省之景慕如此于蜀于他方又可知也是  
故祠宇之建雖出于後人而凜凜甘棠之思  
亦有不可泯者焉公門下士若泉少司徒新  
山顧公珀福少叅伯雲岐林公文績郡別駕  
耘齋陳公鏐咸致奠祠下為公之雲仍者俎  
豆蒸嘗惕然本源之念霜露之感可謂知所